

湖南文史书系(2)

劉公武生平

劉公武生平

文穆



主 編 符 哲 文
中国文史出版社

刘公武先生

一生奮斗

追求光明

侯鏡如書



一九五九年九月

紀念劉公武先生

桑梓風流 湖湘文獻

劉大年一九九〇年九月

紀念劉公武先生
為湖南和平解放
作出的貢獻

劉正
一九九〇年
三月

公武同志千古

風心軌長存

常昇之題



奮鬥一生造福桑梓
泅江和平解放更為祖國
統一大業竭心盡力
艱苦樸實愛國愛民
後人學習楷模

緬懷劉冬公武先生 不贈

劉曉樞

李友晉 元初少園庚子年冬月



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

要做以
胸襟豁然大
氣凌然凡
不爭長長短
不計一毫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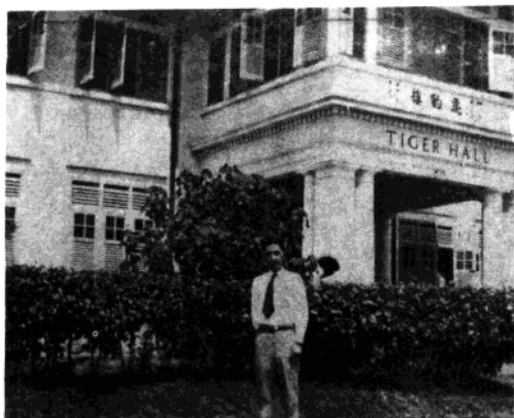
敦厚自持
有利他人
勤于思考
善於形勢
明辨是非
服人真誠
堅持正義
理得心安

刘公武先生手迹



刘 公 武 先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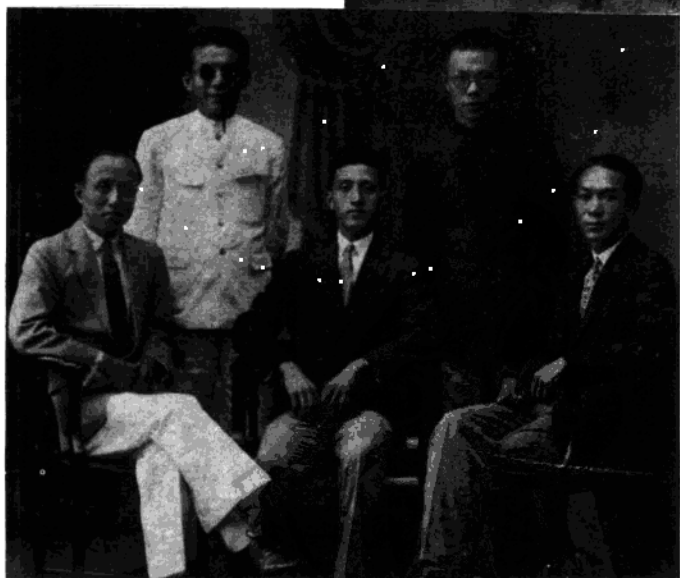
(1 9 4 7 年)



德国求学

(1930年于柏林皇宫公园)

治校侨中
(1931年于新加坡)



赴德前夕(一九二九年于新加坡)
(前排右一为雷正品,左一为刘开国;后排左一为杨任严)



中 秋 俚 影

(1931年9月于新加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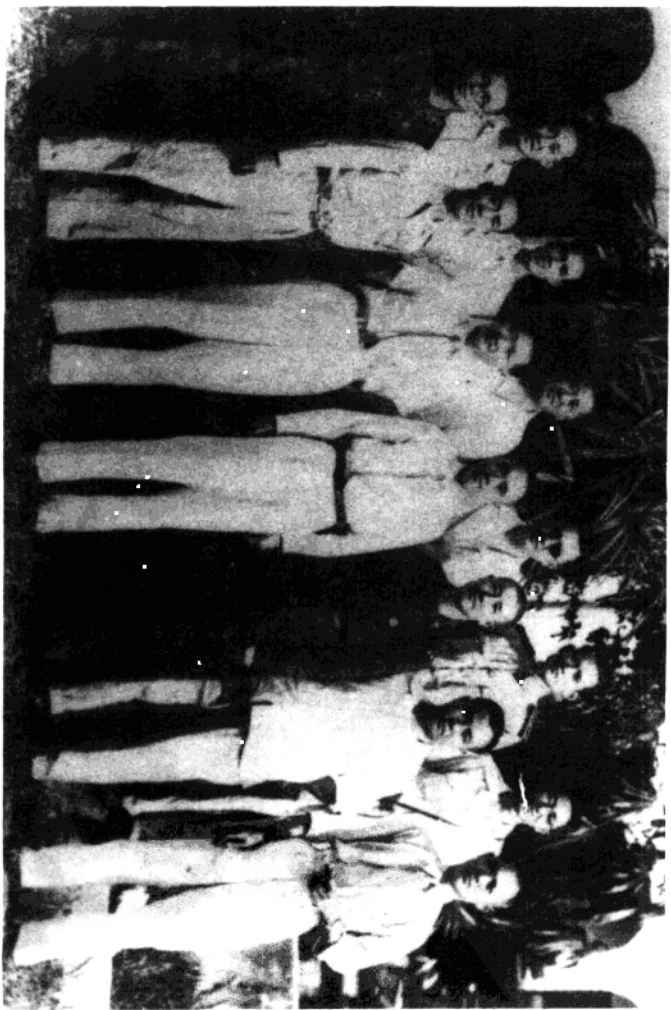
武 汉 分 校 （1935年）



主 政 武 冈
（1940年）



抗 敌 宣 传
（一九三七年于汉口中山公园）



赴台考察

(1947年8月于台湾)

(图中前排左三为常宗余，左四为王东原，右二为陈天华；后排左三为蒋经，右三为刘公武)



会 议 之 前 (1984年于长沙)

(从左至右为文于一、程至龄、肖作霖、徐君虎、刘公武)



亲 切 交 谈 (左为覃异之) (1987年于北京)

老 友 重 逢

(一九八七年于北京)

(右上左为刘大年，下左为文子一，中为宋希濂)
(本书所有照片均为刘公武亲属提供)



《湖南文史书系》出版说明

一、近代湖南，风云变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文史资料浩如烟海，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早为世人所瞩目。择其精华和要端编辑出版一套大型的文史丛书，对于弘扬中华文化，积累三湘史料，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文史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文史资料的出版事业，成就斐然，博得海内外同行赞誉，近年又鼎力协助地方出版工作，劳苦功高，《湖南文史书系》的出版工作便是在该社的热忱支持下酝酿成熟的。其编辑出版工作从1991年1月开始，逐年继续下去，以期有所建树。

三、凡各州、市、县、区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重要文史书稿，均列入《湖南文史书系》，内容和体裁不拘一格，鼓励异彩纷呈，以显示湖南文史工作的实绩和阵容，为湖南的文化建设事业增光添彩。

四、《湖南文史书系》由吴立民、林增平、刘曙波、李鳌担任顾问，指导书系的出版工作；田伏隆、丁江、高原担任主审，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有关委员和编辑参与编审工作或担任责任编辑。凡交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史书稿及其封面设计，原则上须经编审委员会审阅。书系的每一种书稿的作者、编者都如实署名，尊重其劳动。

五、书稿均以大32开本面世，封面左上角和书脊上端以及扉页书名上方以黑体字注明湖南文史书系之几，序号由编审委员会编定。

《湖南文史书系》编审委员会

1991年1月

序

五東原

接刘晓信，说是湖南要为他父亲公武先生出本纪念集子，希望我给写篇前言。我有40多年没见到公武了，在这段期间，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生活的怎样？我一无所知，如何着笔？加上我自公退食以来，即屏绝外务，移居美国儿子处，一意怡养天年，聊浮游以逍遥已三周寰宇，了无所止。纵观之不暇，何意执笔！本想辞谢的，人老了总有怀旧之感，一想到畴昔与公武共学共事情景，往事历历恍如昨日，又情不能已。因记些旧事聊以纾哀。

我是1943年认识公武的。于时，我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他应调来团参加高级班第一期学习。往后，我任湖北省政府主席，邀他任省政府委员；1946年，我移任湖南，他是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后改任民政厅长。

我出生安徽全椒县，民国七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慨国家之多难、军阀之强暴，遂投笔从戎，思有以拯民救国，因改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后，长期在湖南何键将军麾下工作，达廿余年之久，并娶安化望族梁铸球先生之女棣征为妻，足迹踏遍湘山湘水，对湖南人民之朴实果毅，尤有深厚感情。直到抗战开始，我才调离湘土，转战大江南北的。可说我生长安徽、服务湖南，这两省都是我应该敬恭的桑梓。改任文官后，工作地点大半在重庆、

湖北，兹忽奉命开府湖南，诚不胜喜归故乡之感。

抗战时期，湖南出兵、出粮、出人力、出资源，贡献之大，舍四川外为全国之冠，此固人所尽知；而抗战后期，湖南成为与日军拼搏最烈、日军死伤最大之战场，我之转败为胜、终致胜利，即肇基于此举世闻名之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之三大战役。只长沙市抗战之初，出于张皇失措而纵火自焚毁，余如常德、衡阳二市，都是在与敌人逐街逐巷战斗而成为焦土的，损失之惨，实为全国第一。我回湘时，疮痍未复，又遇上特大洪水，千万农民，哀号泽国。因此，如何善后，如何重建，以慰三湘父老耆耄之望，这是我自受命以来苦思冥想的问题。湖南素称中国粮仓（抗战时有苏俄乌克兰之称），而矿藏之富，亦甲全国。但由于多年水利失修，水患连年，矿藏更无力开发。因之，当时我决定首务之急为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又以疏浚湘资沅澧四水及整理洞庭湖、加固滨湖堤防为先。故成立沅资规划委员会及洞庭湖整理工程处，礼请在外著名之湘籍水利专家王恢先、周宗濂、李荣梦诸先生主持其事，到任伊始，即邀同诸专家亲赴各流域踏勘规划，而省政府之日常公务，则多由公武主持，余但视成而已。犹忆当时学潮迭起，全国骚然，湖南民气素盛，学生行动更为激烈。某次，我正在外地视察，有学生冲入省政府，情况颇为严重。公武向我请示应付办法，我即电告由他全权负责处理。由于公武对这项工作做得很细致，道理讲得清楚，在当年多次全国性学潮中，湖南没出任何问题，这与公武善于处理复杂事件的才能是分不开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台湾曾被日本统治50年之